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說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錄監生臣王人作

謄錄監生臣秦澐

謄錄監生臣孫藩

春秋說卷十五　　　宋　洪咨夔　撰

昭公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而他樂猶故也叔弓卒于武宫涖事之所籥入去樂卒事他樂盡徹也君於卿大夫之喪恩痛不忍舉可謂得禮矣常事何

以書公方畏三家之偪恩痛之禮有為而為之也况公居父之喪有嘉容居母之喪無慼容曠禮多矣乃獨盡禮于叔弓其心豈為禮哉公室卑而私家强禮有不容不盡者按叔弓乃叔肸後非三家之叔孫氏也原文舛誤

夏蔡朝吳出奔鄭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不交則讒不行盜言孔甘亂是用餤不甘則讒不入費無極害朝吳有寵於平王而處之蔡欲去之乃以在下位辱怵之使求進又以二

三子莫之如怵上之人使亟圖朝吳既逐又以吳在蔡蔡必速飛怵其君使忘逐吳之怨吳蔽於嗜進以為忠於已蔡人蔽於保位亦以為忠於已平王蔽於忌能又以為忠於已但見其效謀之甘莫察其交鬬之巧讒盜之亂人國大抵然也雲霓惡草反覆致意每讀離騷而悲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前伐以國舉此伐以將舉晉治狄不遺餘力荀吳為將率以變詐取勝善戰服上刑名氏不容隱也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殉貨者亡征利者危蓋古今必至之理伐燕賂以燕姬瑶罋玉櫝斝耳伐徐賂以甲父之鼎兩伐皆指齊侯為言景公貪利無厭也吁有馬千駟公非不富也而不能止牛山之涕寶賄充牣果為誰聚哉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虔誘蔡般與此誘戎蠻子或名或不名分有中外惡有鉅細故罪有輕重固也而誘之措心則同蓋人生有欲見利則趨自非有學問以燭理禮義以維心鮮有不為之動垂棘屈產之璧馬可以滅虞商於六百里之地可以敗楚豈非坐誘至此哉夫以力攻人猶有勝負以智罔人猶有中否以利啗人則百中百勝是知誘乃不仁之甚者列國非無巧詐相傾未嘗

以誘書惟於楚再書誘其狙詐積染之俗然歟

夏公至自晉

成公以七月如晉三月至襄公十一月如楚五月至皆以送葬而留公此行往返涉三時之久謂以郲莒之事止公則既釋季孫不應復以為公罪蓋晉君幼弱六卿奢傲一以悠悠待公不省歳月之遷也晉以悠悠待公而不恤其留魯以悠悠待公而不急其歸展轉淹回若是遲久公蓋無能為有無矣居鄆在乾

侯此其權輿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公踐位以來如晉如楚如宋如齊君臣之轍無停歲

而朝聘之自外至無幾君庸臣僭國勢日削宿交舊好望望不顧亦人情之常也而小邾及郯兩君獨能於列國踈棄之中相繼朝魯不以盛衰彊弱為之變可不謂賢乎觀小邾穆公能荅賦郯子能對官名則皆嘗從事於學矣宜其知禮而好義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荀吳在春秋最善兵其敗狄大鹵則舍車而崇卒其伐鮮虞則偽會而假道其滅陸渾則先用牲于雒師

乘其不虞而從之詐謀陰計出入鬼神戰國孫吳廉白之徒皆襲其餘智以取勝師師荐以名見所以示吳當服善戰之刑也陸渾自秦晉遷之伊川屢為王室患膺而遠之豈無其道獸獮草薙使無遺育則過慘矣況晉既滅潞氏又滅甲氏及留吁既滅肥又圍鼓以鼓子鳶鞮歸今又滅陸渾其用力諸戎惟恐一謀之或遺而楚人橫行中夏蠶食先王封建之國以飽溪壑曾莫之問謀左甚矣詭道雖得何補所喪乎

冬有星孛于大辰

日者人君之象心者天王之庭日食屬適星孛繼見是時王室替而伯主衰諸侯弱而大夫彊中國微而僭亂横天為之憂示以大變而有天下國家者不自憂其憂越四十餘年星再孛於東方而春秋為戰國譬彼舟流莫知所届悲夫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楚自相攻中國之利也而長岸之戰春秋乃憂之

蓋楚吳俱强不忌吾中國為兩虎之鬬勇為此戰也然天道貴陽而賤陰進陽而退陰中國陽也外域陰也中國力不足以制外域必假外域以制外域楚方虎視而吳鞭平王之尸吳方鴟張而越棲夫差於甬東此皆天所以助吾中國之不及也楚吳其無以目前之强為足恃哉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宋先是災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遂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樂喜之政也及是四國同日火鄭火作辭晉公

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寛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鄘書焚室而寛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子產之政也其後桓僖宮火南宮敬叔命周

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公父文伯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命藏象魏富父槐去表之藁道還公宮魯之政也宋鄭魯火政大畧相似而寬征予材哭焚罷市於燎息之後子產畏天恤民非諸子所能及後世講禦火之政者當參觀之毋徒諉之天道云

六月邾人入郿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人之患莫大於知非不改其非好義不純於義邾俘郿而反其夫人向氏固知非矣而俘獲不盡反遂招宋人之討宋為向寧之請伐邾固義舉矣而圍蟲取之終歸於利故向寧不以為恩而隨叛比事觀之可

鑒矣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此乃聖人耳目所接謹而日之實弑無疑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極天下之大惡豈容輕加諸人止不知嘗藥而加以弑事有甚於不嘗藥者何以待之輕重有權褒貶有等春秋所以為禮義之大宗止以弑書則是奉藥以弑無疑矣傳者好奇喜異每以不弑為弑以實弑為不弑學者又曲說以濟之聖人維持綱

常之意不明於後世者豈惟止事哉夫使止果以不
嘗藥弒又因其哭泣自責而日卒時葬以免之是篡
弒大刑亦可以悔艾自贖亂臣賊子尚何懼之有

巳卯地震

秋齊高發師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弒君之賊不討而葬舉國無臣子之心也魯不能討
又往會其葬魯亦無臣子之心也時季氏有無君之

志弑逆之國皆以禮接使國人狎見玩聽恬不為怪而已諜濟矣故蔡許弑皆書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大夫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賜之環則去禮也會待放於鄸猶覬其君追念先世喜時讓國之善而復之久而不復然後出奔信得禮矣書自鄸而不失族責曹君不能存賢者之後也非為賢者之後諱也亦非

以賢者之後録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鄭殺三公子曰盜衛殺君之兄曰盜蔡殺其君申亦曰盜國有肆行之盜莫之禁何以國乎縶以惡疾不立衛侯所當親厚崇護使無非意之憂雖縶狎齊豹以致禍自失保身之道而大盜縱横敢於犯貴非惟忘投鼠忌器之意抑且有剪薙枝葉之心紀綱法度蕩然矣故春秋書盜書兄以見衛之無政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魯之事晉抑而愈篤卻而復前輶軒交無虛歲晉自韓起來聘不遣一介行李惠顧於我者十有九年幸而士鞅之來宜有仁風義氣披拂鼓舞使知大國之可親顧乃責加牢於禮法之外豈惟畀魯實君命之辱

也周官行人之職上公九牢諸侯七牢多寡等殺截然不容紊鞅雖大國之卿何得逾諸侯而逼天子犯上者作亂之階六卿分晉於是乎決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一日三大夫同奔一日三大夫同叛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宋元公之不君可知矣然人臣敢於抗君豈一朝夕之積哉華父督弒君不討而立華氏自是累世為司馬向左師戍外交晉楚以自封

寧即其子習富而驕侈作積貴而簡傲生日益月長如火烈烈犯上作亂而不忌始焉君臣交質而盟中焉君臣析門而守終焉君臣分黨而戰害於國凶於家世權之禍也春秋譏世卿有以哉書自陳以著陳人助逆奉叛之罪南里繫之宋以著入於國都以叛非外邑之比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叔輒哭日食昭子知其將死日食固非所哭日之所

以食則可哭也前是日有食之季平子有不君君之
異志而吝於用幣權日益重禍日益深覩變察機有
感於陰沴之侵陽安得不為國家慟哉昭子能知平
子之心何獨不知叔輒之心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莒展輿出奔吳北燕伯欵出奔齊蔡侯朱出奔楚或
爵或不爵雖殊其不能保守社稷為其臣所逐則一

也公即位以來逐君者三國此風寖長魯禍迫矣明知禍變之迫不思轉移之機而安坐束手以待亂過涉滅頂凶尚誰咎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衛孫甯逐其君而入於戚以叛恃晉主之也宋華向劫其君而入南里以叛恃楚主之也逆無黨莫濟其

逆姦無朋莫容其姦故春秋於朋姦黨逆之罪為尤嚴方宋三大夫奔陳以陳乃楚所封奔之可得楚助釋君而臣是助太宰犯既以諫楚子亢不衷以獎亂人宋人又以非遠越使無楚主其叛跋扈猖獗雖甚何至出入國都如無人之境哉始書出奔陳繼書自陳入以叛又書自宋南里出奔楚其入也有所助其出也有所受所以深討主叛之罪也叛臣莫或主之庶乎不敢輕動於惡此聖人維持人極之至意

大蒐于昌間

中軍既舍之後公無一民紅及比蒲嘗再蒐民已曉知三家之為我主矣至是意如專國逾十五年蓋自南遺公子慭謀去季氏公與聞其故疑隙寖開逐君之謀矢加弦而未發于是又大為昌間之蒐使國人習見有私家而無公室少焉君逐而民聽不聳雖有不吾與者知吾有以制其變亦不敢動矣此釋甲執氷以踞之張本也先王以蒐苗獮狩納民於軌物季

氏以是納民於不軌不物春秋所以深探其心而為

魯懼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天下之禍莫大於牽閨門之愛而壞室家之法獻公

以嬖故殺適立庶亂晉者數世桓公以嬖故五子爭

立亂齊者亦數世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雖

有家不能一朝處矣景王以太子壽蚤世愛庶子朝

欲立之會崩單子劉子立太子母弟猛為王而朝作

亂西土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其以室言蓋治亂
安危皆由内始未有身正而家不齊家齊而國不治
天下不平者也春秋大正本反自貴者始書王室亂
所以示家法不立風化不正為萬世人君溺嬖縱欲
徇私斁倫之戒且示諸侯莫有勤王叔鞅目擊其亂
而不之圖魯罪其首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
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君前臣名王猛以名見而劉佱單旗不名豈其有功於王室而褒之哉以者不以者也不以而以之則二子為有罪焉奚其褒夫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未有民心莫知所宗大臣獨出已意廢彼立此而能保翊戴之功者也景王既崩國嗣未立以寵則朝以序則猛民心不能無惑大臣於是時以置君大義號名國人俾曉然知庶不可以干嫡私不可以勝公舉國相與戴猛王子朝豈一尹氏所能獨立哉而劉單主猛尹

氏主朝分朋植黨以勢力為勝負而名義實不明於人心故猛居于皇入于王城惟二子之以國人未有與焉此所以亂靡有定也春秋再書劉子單子曰以著二子過自尊亢但知專置君之權不思為定君之計其罪與不知有君者等也王書名以違父爭立之故卒書子以未踰年之故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行人以人執執不宜執也婼書如晉又書行人不失行人之職也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多矣而況見危能思致命乎婼以邾愬魯而使晉既舉周制以免交訟之坐又送冠法以免貨取之嫌所居館舍一日必葺以示不汲汲求脫之意逾年始釋受禮而歸可謂不辱君命矣婼蓋三家中之最賢者故春

秋樂書之

晉人圍郊

先王並建諸侯以藩屏王室而同姓為尤重安危存亡之所同也晉文侯修扞於艱蓋識此意敬王之立晉師圍郊討子朝非無勤王之勞也而圍以人書何哉不誠於定王室之亂也方其亂起晉能如手足之護頭目糾合諸侯同獎王室大而齊宋小而邾杞其誰敢不從顧乃委之悠悠待告急而後遣將方告間

而即班師列國拱視莫敢號召秦越肥瘠邈不相關
卒致斷蛇不殊養虎遺患痈根内結客毒更滋天子
至蒙塵於外閲數年而未定誠於修扞者如是乎遠
稽成王封唐叔之意近考文公定襄王之謀安得不
三歎於斯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蔡為楚滅復為楚出其君廢置予奪之權皆聽諸楚
故朱奔楚不書入東國卒於楚不書出然東國實貨

費無極怵蔡人逐朱而簒其位卒而侯之所以著其
嘗簒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郊公居喪不慼國人逐之而立庚輿庚輿虐而好劒
國人又逐之而納郊公國君無道人心弗與失守社
稷罪固莫逭而十年之間逐君置君如反覆手天理
民彜幾乎熄矣此魯人所以相𥨊而動於惡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百鷙不如一鶚百羊不如一狼兵家所以貴於知彼知巳也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令尹卒而師熸六國之從楚者宜審小大强弱之勢斂師與楚俱退而乃不量彼巳輕視大敵自與為難父之戰吳師一鼓以詐勝胡沈之君幼而狂遂取滅身之禍陳大夫齧壯而頑亦因以見獲力既不抗智復相絶吳蓋恢乎有餘刃矣書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

而不書楚楚不與戰也

天王居于狄泉

王猛不書天且以名見違父志而爭立也敬王書天而不名猛卒丐立得兄弟相及之正也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居有常所雖在渙散之時王居所以無咎也今子朝在王城天王居于狄泉失其常所矣天王居于鄭以出書此不書出雖居失常所而未離乎京師之近境人心猶知所繫屬也然

則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可不務乎

尹氏立王子朝

大臣世執國柄酣豢富貴而無學問義理以養其心勢足以行他不暇顧意所欲為人莫敢忤此天下國家所以禍亂相尋莫知底止也節南山之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世權之盛民怨之切已見於幽王之時至春秋初年尹氏卒又著

世卿之譏越二百年其官猶世根據深而氣燄盛威約素而風指行軋嫡扶庶胎禍啓爭王猛既以之不安厥位敬王又以之不常厥居亂天地之常經隳古今之正誼皆世執國柄之為也故以氏書夫以子朝之立問於介衆而民不與用寳於河而神不受特尹氏一族君之耳是時毛伯召伯南宫極南宫嚚甘桓公與尹辛同黨子朝者而書立惟尹氏豈非以首從定罪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如晉至河而復者四惟此以疾言蓋以著前是皆晉人之見拒今則叔孫昭子之執未有釋期不敢嬰其怒而進託之疾而返也夫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使在我無一毫之慊則千萬人吾往尚何盱豫次且之有公昏庸而淫慝既昧修身齊家之道有媢嫉之可任而親親賢賢復兩失之故內見制於强

臣外見凌於大國傷弓方甚河雖一葦可杭不敢渡也易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柰何困而不知悔乎

春秋說卷二十六　　　　宋　洪咨夔　撰
昭公四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
公羊叔孫舍至自晉穀梁婼至自晉左氏婼至自晉氏不氏異辭固難乎臆斷而告至于廟則責備賢者之意先是行父見執不至而意如見執乃至蓋以君

禮自處也昭子囚執逾年不爲義疚其賢爲何如見
羈而歸習聞意如之故而不究其禮於是謟於告至
之僭而不自知春秋深惜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楚平王以篡立任費無極而朝政紊廢大子建而家

道願精神不彊氣勢消鑠地大數圻而城郢懼吳也吳所以謀楚者必先并小以翦除其枝葉攻瑕以撼搖其本根然後一舉而拔之故州來伐矣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敗矣而又滅巢八小國皆楚役旣蹦藉於吳則其黨衰其與寡郢雖未入已在吳掌握中矣沈尹戍以是為亡郢之始有以哉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非小變也晉親則同姓尊則方伯偃然不知率諸侯勤王越明年然後不得已為圍郊之舉敬王為東王尹氏立王子朝為西王尤非小變也晉不汲汲奔問官守徐遣士景伯涖問曲直之故于周又越再明年然後不得已為黄父之會夫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

焉令王室實蠢蠢焉使非子大叔有以發范獻子之
機猶未徵會也十國既會趙簡子所宜拊膺流涕以
天子蒙塵于外激揚諸大夫之義氣鼓行直前亟置
九鼎於泰山之安方且令列國輸王粟具戍人期以
明年納王尚知王為當納何待來年宋樂大心敢以
不輸粟傲盟主蓋已窺其不誠於為周矣大邦維屏
大宗維翰故桓文之伯皆以同奬王室為辭晉世主
夏盟獨不念厥紹乎春秋於是會知其不誠於為周

無襃辭知其伯業之替不足責亦無貶辭

有鸜鵒來巢

鸜鵒不踰濟而魯有之公出失所之兆見矣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盡己之性盡人之性以至於盡物之性皆乾道之用也鶢鶋之漂揺鴻鴈之哀鳴鴇羽之集苞栩託物取興猶以失性爲慮而况天運之變地氣之移宜無而有宜穴而巢乎因一物之失性而知萬物之失其性因萬物之失性而知天地之

失其性故易之作聖人與天地萬物同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祭不欲疏亦不欲數文公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未嘗雩令以旱故靡愛斯牲一月再雩不可謂無憂民之志而其失在數說命戒黷于祭祀高宗肜日亦戒典祀毋豐于昵昵且黷則齊明昏而精神散神不享矣是時魯君臣之情方睽陽亢而不下濟陰伏而不上承乖氣薰灼禍亂將起數雩何益於旱哉在昔

聖君賢臣相與同寅協恭以成天下之治七政循晷而寒暑平五行秩叙而風雨順皆一德之和召之也成湯桑林之禱終以讒夫昌歟為責宣王雲漢之憂末以大夫君子為勸意在是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陰凝冰堅非一日之積而繫用金柅莫嚴乎其初初之不柅迨冰堅而後圖之其能濟乎季氏自友至意如專國四世予奪廢置盡出其手國人惟知有季氏

不知有公公難乎克矣公難乎克其付之無可奈何
而遂已乎曰病而輕於用藥以速其斃固不可藥石
悉屏不用而聽其自斃亦不可也然則為公之計奈
何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賢知所任則邪不難去陰
陽消長之理也魯人不知有公而心乎公室猶有叔
孫婼子家羈在是蓋剥極之碩果天遺之以為復返
之機也有昭子之賢而公不知有子家之忠而公不
聽乃與讒人徼幸以圖大事輕躁起禍尚誰咎哉孫

猶夫人孫于齊諱之也次于陽州進而受唁于野井

公之求於齊者切齊之恤乎我者緩也齊之有陳氏

猶魯之有季氏同惡相濟其肯納公乎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昭子討亂從之豎牛器識之高也訪官名於郯子學

問之敏也以器識之高濟之學問之敏命義大戒瞭

然于中其肯垂首帖耳從逐君之賊乎郎囿之築既

譏其勦民而速成日食之異又察其不君而異志三

命踰父兄且欲與之訟書辭無頗是固平子之所畏且深忌者也公平時無知人之明有賢不能任至欲伐季氏又適遇其如闞不與之謀失國宜哉夫不畏强禦義形於色之臣存則君存昭子不甘稽顙請命之欺竟遂祝宗祈死之志公之復國於是乎絶望矣悲夫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身罹虎厄者聞虎而膽栗嘗受疾痛者視痛而心

碎宋有華向之亂宋公幾不免創鉅痛深矣至聞公為季氏所逐惕然動于中奔走如晉謀納之豈非以己望人之心知人望己之心歟況精神動於夢寐榻藉斡已形治命而急於救難不廢于行遂道卒于曲棘可謂知命矣推己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元公其庶幾乎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資齊之力取之公不得而有也公失國人之心非一

日醆戾隱圍救平子則公徒釋甲以踞昭子謀安衆而納公則公徒欲殺之盖公之左右前後皆季氏黨戾氣薰漸逆謀蟠結不復可以義率故公不能自取鄆而齊為之取也齊取鄆以居公其無意於納公可卜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春秋大居正易之則亂天王方失其居而居狄泉公

又失其居而居郫入道不立未有甚於此時也夫神器非有道不可得大寳非有德不可守人心聚則為君散則匹夫耳故人君以五事治身而惟其敬也以二南治家而惟其正也以九經治國而惟其定也上無失德下無離心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尊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平時則如衆星之共北辰有難則如手足之蔽頭目安有去社稷遠宗廟淹恤於外而莫之恤乎公以失德失其位出不託於齊入不返於

國鄆介乎內外之間進退觸藩不得已而居之居非其居也易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

公失位去國蔑一民寸地之有鄆與成皆我邑乃勞於取而瀫於圍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至此尚何言哉然取鄆猶有齊為之主成則獨圍之公其孤矣人徒見申豐致貨于梁丘據以天棄魯尼齊侯納公之心

曽不思景公初無心于納公也啗于野井卑公矣取鄆使居外公矣不誠無物人得以窺見肺肝此季氏之貲所以得行於嬖臣嬖臣之言所以得行于景公也景公無心於納公而猶率三小國為鄟陵之盟以謀之欺公又甚矣公在外而至存公也且以見公奉袥主以出猶不廢告至之禮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王者無外其出其入皆有外之辭敬王居于狄泉在王城之東是為東王王子朝居于王城是為西王朝將奔楚天王自狄泉僅入于成周其餘黨猶盤據于王城也成周洛陽下都未麗辰極之正而王即安焉入非所宜入也晉師克鞏而天王入不為無牧圉之勞而王以自入為文不誠于勤王故不勇于納王此天王所以入成周而非京師也

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三綱淪九法斁而君臣之道微諸侯之國無不為權臣所制王室亦制于權臣故子朝之亂篡非其所能也尹氏主之奔非其所欲也尹氏挾之子朝之命委於權臣之手其曰以能左右之也王猛之入以之者劉單子朝之奔以之者尹氏適庶順逆之理雖殊而君弱臣强之禍則一可不監哉召伯毛伯黨權臣故同罪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闔廬動無君之心蓄鱄設諸以伺僚閒非一日矣弒君宜歸獄於光而以國書罪通國無臣子也季札於波流風靡中獨守退遜之節可謂賢矣然所貴於賢者為其能綱維世變扶植人極而有益於天下國家非以徒能潔身而大倫之不顧也僚之見弑闔廬謂季子雖至不吾廢季子亦自謂哀死事生以待天命立者從之故坐視君弑國危曾無沐浴請討之意使

以季子之賢請諸天子告諸方伯合諸侯以行天討彼特机上肉耳賢有餘而勇不足闔廬遂為不討之賊春秋舉國以弑札之罪固在其中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費無極譖郤宛而殺之子常亦隨殺無極以弭謗郤費俱見殺而宛獨書且不失其為大夫宛無罪也無極在平王之時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忮毒傾險鬼蜮萬狀舉國皆

知其為讒人而王之耳目聰明為所屏蔽莫敢言也至昭王立一用其讒而身戮族屠纔反復手間葢永某氏之鼠不知室已更主而竊齧鬬暴猶前日也嗚呼讒人亦何利之有哉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主一之謂敬心兩用則非敬矣是會令諸侯戍周且謀魯兩用其心既不專於為周又不急於為魯具文以為欺也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而以難復豈特貨賄

之能移人晉之有六卿即魯之有三家安肯賛其君為與國正君臣上下之分自為不利哉宜其係小子失丈夫

冬十月曹伯午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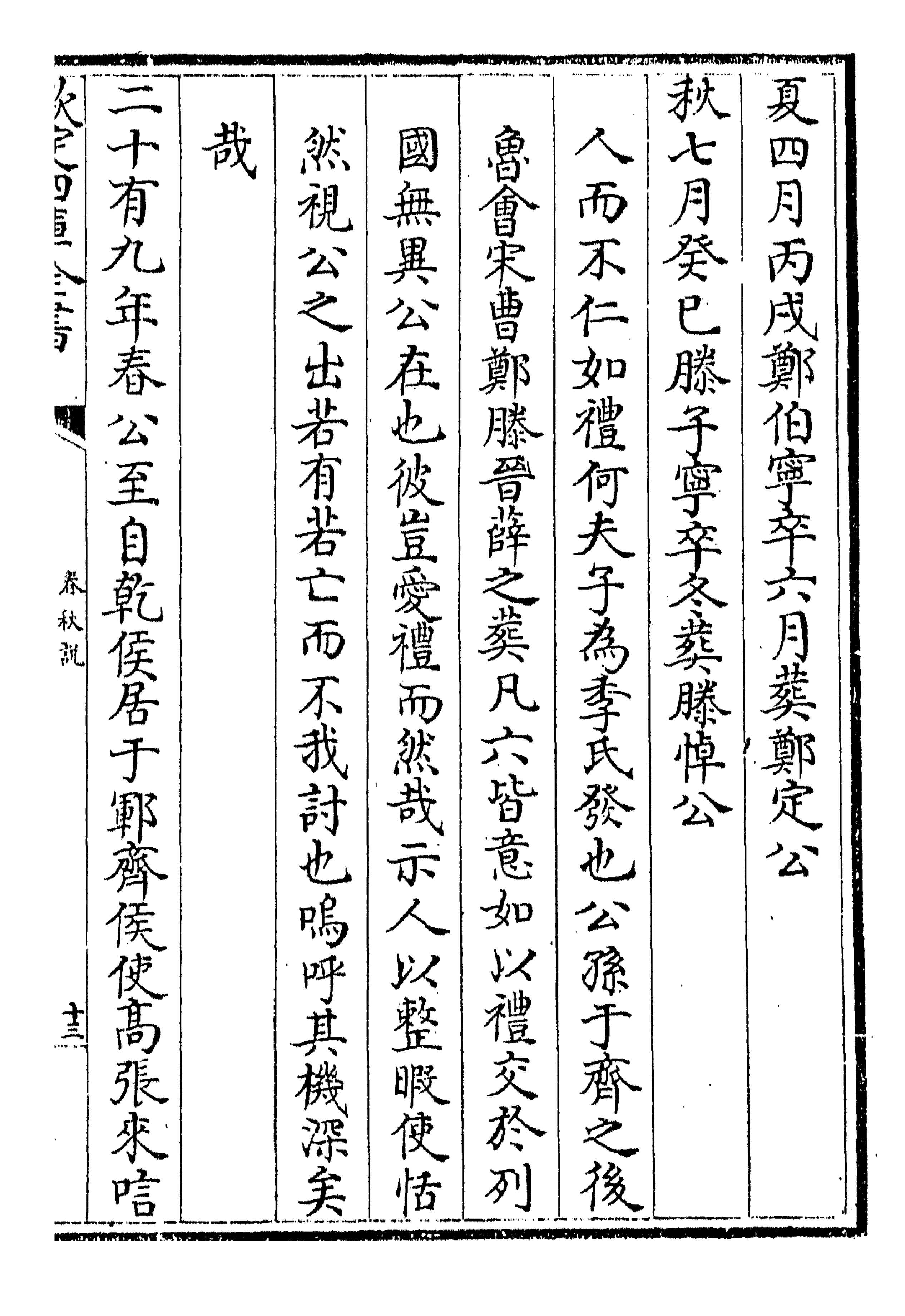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一歲再如齊情迫詞切矣齊方臣妾畜之藐然如秦越之肥瘠不以動其心公茹辱告至而居鄆猶不

悟其我欺也屯六三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
幾不如舍往吝使公早用子家之計翻然舍齊而改
圖尚庶幾自拔於難見幾不作往輙遇吝不至泣血
漣如不已可勝歎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齊於魯為甥舅之國晉於魯為同姓之邦魯之事齊
晉又皆有過無不及患難相救傾危相扶宜如左右

手而君為臣逐曽不見恤如齊復如晉祗重取辱焉晉無志於嗣伯天王有難猶待告急而後動安能不待告急而急魯前之會扈謀納公盖其偽今之留公竟上不逆則其情也春秋為尊者諱公如晉及河而復與次于乾侯皆直書其事無隱辭著季氏逐君之本末由晉黨之長其惡以至此極豈止瑣尾流離襃如充耳而已哉觀書法可見聖人責晉之深哀公之切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人而不仁如禮何夫子爲季氏發也公孫于齊之後魯會宋曹鄭滕晉薛之葬凡六皆意如以禮交於列國無異公在也彼豈愛禮而然哉示人以整暇使恬然視公之出若有若亡而不我討也嗚呼其機深矣哉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以不見恤于齊而求晉晉以公安于齊不之納徘徊躑躅越歳始返猿窮狼顧情狀畢見齊侯前親唁于野井令甲公益甚使高張來唁非唁其不復于魯也唁其不受於晉也其名為唁實揶揄之也公不堪其揶揄踉蹡復投于晉晉之不我受猶故也公于是進退不能終為乾侯之鬼矣晉齊忘拯危恤難之義則同而晉之黨臣拒君其罪重于齊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叔孫婼求納公無疾而死叔詣欲納公亦無病而死齊人以為天棄魯季孫亦自謂天命非我罪豈天果右惡人乎二子不堪意如之無道欲討不能惟有一死以謝國人齎恨以歿人也非天也天則有時而定矣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旅始于瑣瑣中于楚次終于楚巢公蓋備嘗之季氏四世專魯民知有季氏不知有公訖甲執冰舉國皆同惡也齊人取鄆以居公公再次乾侯鄆之民遂渙然逃散使無以爲歸三綱五常淪斁殆盡人可誅而家可瀦也然公獨得一鄆以居不能加惠以係其心卒使舍順趨逆魚爛以潰其與梁亡何異哉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諸侯失國託于諸侯禮也進無所受退無所歸則託

非所託矣公初不見受于晉而次乾侯不過暫焉信宿鄆潰無所歸而在乾侯則羇泊之迹遂定不宜在而在也不宜在而書在以存公國不可一日而無君況一歲之始乎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力窮不能守則滅貪生不能死則奔奔滅並舉吳之吞小徐之不死社稷各抵其罪也吳志在圖楚必先

芟夷其枝葉滅州來滅胡沈滅巢又執鍾吾子遂伐徐徐滅而楚之與國畧盡入郢之勢成矣其諸伍員為之謀耶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君制于臣有美意而不獲伸則信義兩失之公連年在晉境晉定公屢欲納公范鞅以取貨之故終始黨意如而主張之定公

之美意瘞美方名意如之來坐之庭下詰以出君之
罪而誅之直咳唾間乃使荀躒逆會于適歷越四月
然後唁公于乾侯是意如為重公為輕也君怒未怠
子姑歸祭躒之為季氏地者其鞅意歟鞅所謂懷利
以事君者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魯方出其君黑肱叛邾君以地來奔氣類感召也不以黑肱繫之邾其不臣于邾非一日也名叛人則出君之罪宜何如微而顯矣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闞孰取之公取之也闞本我邑而勞于取一民寸土公不能有也公何為取闞闞有羣公之墓在公意若

曰吾不能守宗廟猶將保墳墓也羣公全付有家不能保而思保墳墓以為孝盖始絶望于入也悲夫

夏吴伐越

越再見也越從楚伐吴非越志也故人越吴初伐越首兵也故國吴國吴不容不國越以僭王皆外之也天道貴中國而賤僭逆故於僭逆之横常陰有以制之吴之起釁于越其越沼吴之張本乎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成王營洛邑又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而復歸于宗周至平王有犬戎之難始遷洛邑成周猶未居也敬王有子朝之難始入居于此晉合諸侯之力戍之五年王欲徼福于成王請修成周之城俾戍卒
賊遠屏是非以城成周望晉也以芟夷朝黨于王城望晉也王城之賊苟殄蔦乘之君自尊安用城為晉

政下移伯業日替以天王苟安為幸而不以王室偏安為憂遂合諸侯之大夫尋盟而城之乃歸其戍於是勤王之事畢矣未幾僭
僞
亂天王出居姑猶城何益哉昔王室自宗周遷洛已不勝黍離之悲降而成周其卑愈甚自是洛陽河南遂為東西周至赧王分治而周亡晉實為之也書入成周于前所以著天王即安之非正書城成周於後所以著諸侯勤王之不終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君子以正而斃為貴客死乾侯豈其正乎季氏無君之罪固不容赦有民不能用其力有賢不能用其謀而宗廟社稷喪其七鬯不能復屯膏之凶公蓋有以取之也使國人尚有臣子之心盟主不失方伯之職列國未忘患難相恤之義亦何至是哉書薨于乾侯數者之罪俱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説卷二十七

宋　洪咨夔　撰

定公上

元年春王

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嗣君不得正其始魯蓋有之矣而首年皆以正書公獨無正何哉君位曠也夫正者王之所為天子班之諸侯禀之朝會廟謁出政布令於是乎用之所以謹人時之端嚴天道之奉也昭公

蒯太子行廢而公以介弟未入意如蓋以君自處矣
國無君而上卿自君行月正元日之禮天道失常人
極失序聖人深懼焉故削其正以存萬世綱常之理
以遏亂臣賊子之萌况正者所以正不正也公不得
正其始可不思所以正不正於其終夫子為大司寇
齊人歸疆攝行相事與聞國政魯於是大治使久其
用推所以正一國者正天下過化存神之妙範圍曲
成之功皆公之歸矣奈何氣畀而志偷納於邪為易

矯於正為難餂援立之私恩忘沮逼之大辱嗜慾動而精神昏便佞進而耳目亂女樂一受三日不朝邪長而正消前功隳矣其何以正季氏之不正哉此所以始於無正終於無冬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不以靖王城而以城成周齊高張後期宋仲幾不受功蓋窺其無靖亂定功之實意而敢於慢令也晉苟欲以仲幾為戮天威

咫尺請命而討與列國共棄之豈不名正言順而不請于王擅執于京師京師豈晉執人之地乎近在京師不請而執是無王也既執知其不可然後歸於京師已晚矣故書執于京師不書歸于京師以著其罪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即位不日而謹日志曠君位之久襲君位之亟也君薨而冢嫡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正義也太子衍在季氏亂大經廢正義而欲外求君亦宜早定顧遷延

至夏叔孫逆喪始以公子宋主社稷羣臣之願告子家喪及壞隤而宋先入正棺兩楹而宋即位國無君者半年餘意如蓋行君事矣太子不立公子不名意如身行人君之事與國無異辭葬泯之惡可動也而反覆躊躇不敢動請畏王法之誅耶京師之卑為已久畏同盟之討耶諸國之柄皆下移畏國人之不我與耶民知有季氏不知有君殆非一日然則意如敢於擅廢立不敢於攘大位果何所畏而然耶吾夫子

講道於洙泗之上無非為扶植綱常討衛以正名為先齊以君君臣臣為本季子然問由求告之以弒父與君亦不從季康子問殺無道就有道告之以焉用殺八佾之舞泰山之旅皆明斥而深譏之凜凜乎秋霜烈日之不可犯其所以戢亂臣賊子之萌不待春秋作而後見此意如所以睥睨大位久而不敢動也曹操垂涎漢鼎終其身不敢篡論者歸之東都節義之力蓋有見乎此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桓公薨于齊喪至自齊自丙子至丁酉纔兼旬乾侯雖晉境其去魯幾何昭公喪至乃閱三時之久季孫固無心乎歸其喪也喪至踰月即葬其禮殺矣逐君而客死死又廢其嫡旅喪久不至至又薄其葬且欲溝絕墓兆而惡其謚意如罪通天矣方且夸示得意用立武宮故事立所不宜立之宮以伸禱賜之報欺天人而誣宗廟小人而無忌憚哉

九月大雩

立煬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稑禾麻菽麥菽之登其時也前是大雩爲旱禱旱暵之餘毛澤俱盡而菽僅存其熟必晚又隕霜殺之民食何望乎季孫之惡通天而莫之討怨讟勃鬱非盭薰蒸故民被旱霜相仍之禍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諸侯之宫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内有路門天子之宫加庫雉觀綿詩則諸侯無雉門明矣魯有雉門又設兩觀僭也魯之僭難於盡書春秋每因事而書災始兩觀延燎雉門門闕所以出號令布典章季氏大惡未討號令典章掃地矣故天示變以儆懼之人

言不恤天災不畏方加其度作而新之其心固以逐君為能僭上為常也異時夫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使早執國政必有以處意如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權臣鉗制其君之術行乎一有舉動之初則威約所及無不惟意之從推童牛之牿而反用之也公嗣立以來未嘗一跡涉境上始朝於晉即拒其來使之啓然喪氣而歸大國有以恐於外則權臣易以制於內

其范獻子爲季氏地歟吁昭公以見拒而不克立公

又何所恃而立哉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
同盟平丘之後晉侯不會諸侯已二十餘年至是楚
與吳越之爭方拏劉文公志於攘夷尊夏而中興周
乘王室之定與晉協謀糾合十有八國為此會以圖
伐楚諸侯幸濶典之修而樂於相保無一人有異志
自桓文迭伯以來未有如是之盛也然侵楚即還自是
大會同遂絕筆其故何哉晉六卿嗜利自私植黨角

立定公弱不能制內憂方深何暇嗣伯之問是會劉子主之晉不得已從之故謀方合而隨沮已殆之疾暫甦垂滅之燈強明其能久耶春秋謹錄而詳序之所以著伯業之終且悲劉文公有志而莫遂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蕞爾國其去來何關諸夏之輕重晉以不會名陵使蔡伐之諸侯之會未旋軫蔡已滅沈執殺其君怙勢作威倚法以削何其毒之烈也晉嗾獒而蔡假虎

罪有歸矣故書減沈於會名陵盟皐鼬之間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會于夷儀而同盟于重丘會于平丘而同盟于平丘會盟蓋一事也名陵既會公又及諸侯盟于皐鼬是盟公志也公内受制于彊臣外見拒于大國凜然懼無以自立故因諸侯之會汲汲求為是盟以假重操心危矣夫君子正位居體不求為可重之道而欲倚人以為重人何能為我重哉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公在會未至而會陳葬季孫專之也事無鉅細皆其所專春秋特因事而見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天之所興則必為國而生賢天之所廢亦必奪賢者

以空其國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十有八國翕然響應雖沮於晉荀寅之取貨侵楚即還使尚亡恙後舉或可圖也奈何天不祐周會至而卷卒矣因春秋録文公卒葬未嘗不悲孔明之用心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蔡以一裘故拘于楚者三年歸而從晉于會滅沈于

行楚於是肆忿以圍之其勢亟矣晉之救蔡宜若救
焚拯溺之急乃與衛共伐鮮虞鮮虞何罪而屢伐哉
避强而陵弱舍急而趨緩晉之無志於諸侯可知已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吳急蔡難惟蔡是以
而春秋進之以子以其患難相救有中國之道也且

以愧晉也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吳方彊蔡能左右之何故蓋掎鹿雖貴於共踣連雞尤難以俱飛吳子身在軍行而開闔進退一聽於蔡怨深則報必慘勢急則力自倍遂使蔡得以逞憾于楚而敗其師雖蔡以吳實吳以蔡也世道淵濁士檢凋喪晉大夫如韓宣子范獻子猶不免以賄自累而楚大夫之賄者如公子士夫追舒及申皆以殺其身令尹子常之所聞也縱慾不懲嗜賄滋甚以求肅爽而止唐成公以求佩

裘而止蔡昭侯蔡怨既深挾吳致死楚師告敗且入
郢矣知不能逃三公子之誅於是出奔于鄭見利則
趨不顧國仇見害則避不恤國禍爲大臣而若此社
稷何賴焉前書楚敗績後書吳入郢所以蔽囊瓦之
罪嚴矣哉

庚辰吳入郢

鞭平王之尸妻昭王之母皆狄道也故吳以號舉敗
楚則進而子之入郢則退而國之狂聖易念中外異

書栽培傾覆皆其自取聖人之所以為天也凡師入國都如入杞入許入曹入滑皆以國見茲入不曰楚而曰郢楚不能國矣子囊遺言築郢城囊瓦復增修以自固非無先事之備也而政以賄成刑以讒用貪功而甘受舒鳩人之誘忌能而不用沈尹戌之謀行之以修怨濟之以不仁及國有難則去而違之大臣若此此吳所以長驅深入如涉無人之境城何足恃哉信乎無仁賢則國空虛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救災恤難與國之常今蔡受楚圍魯歸之粟豈季平子為政果以周亟為心哉蔡為晉滅不會名陵之沈用吳敗戰于柏舉之楚兩大國所與氣勢翕赫故用是以結之不然忍於其君而不忍於與國之饑有是理乎

於越入吳

吳方入郢越巳入吳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也
楚越吳之彊使非其自為牽制中國當益微矣然吳
之入郢不稱子楚為吳入不稱楚越之入吳又以於
越稱之雖吳越自相攻中國之幸而封豕長蛇互吞
迭噬聖人所深惡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卿大夫之卒著日其禮有加也仲遂負弒君之大惡
而日卒意如負逐君之大惡亦日卒人君德其援立

之恩而厚送終之禮故謹錄之况王法不行伯討不加與盜跖膾人肝於太山而死於牖下均為天之未定聖人能無感于中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許叔入許之後遷于葉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轉徙流落之餘其存者幾滅蓋易爾然滅後十年復見

於楚子圍蔡之役雖滅即復矣慶滅慶復可信大獄之後所馮者厚按春秋之世許凡四遷魯昭九年許又嘗遷夷原文未及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避危而趨安者人臣擇利之心好專而惡分者同列忌功之意魯為晉侵鄭以討胥靡之役非無卿大夫可將而公自將蓋晉命不可違鄭亦非脆敵故以敵諉君不捷則晉怒歸公捷則制勝由已擇利而行也鄭俘之獻二卿偕往功不得而專焉亦足以知季仲

相忌而不相相下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晉前執衛石買今執宋樂祁犂皆以行人書不失行人之職也祁犂聘于晉獻楊楯于趙簡子而不及范獻子故見譏而執范趙固皆利於賄而楯為兵器二子方陰有相吞之志爭尤急而怒尤烈也晉定公執與國之行人以快權臣之私忿不君可知矣

冬城中城

穀梁以為三家張公修城以自固公寄命虎口力安及此其實三家城之也陽虎專政欲去三桓而代之侵鄭之役陷季桓子報幣之行困孟懿子彼知不免於禍故自晉還即城此以自衛虎亦隨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蓋我詐爾虞相防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齊嘗取鄆以居昭公昭客死乾侯鄆爲齊有故二子帥師圍之未幾齊以鄆陽關來歸陽虎乃居之以爲政陪臣益彊亂由是起紀綱不立政事不修而急於取邑得馬安知其非禍哉圍鄆之後斯屢疲民以逞皆何忌從臾之故忌去何以示貶微其辭若闕文然公羊以爲譏二名二名多矣胡獨於此譏之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顯未易圖也況於伯乎凡伯之興必有義舉以激人心之趨非徒威所能濟也盟鄭陵以來晏子以晉失諸侯相景公圖嗣伯志非不鋭而行非其道名陵之會不親至又挾鄭刼衛同為叛晉之盟國夏帥師伐我且先歸鄆以居陽虎使為内應豈義舉乎此所以志大心勞而

功愈邈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

公至自侵齊

兵無常勝故勝不可狃公狃狃於侵鄭之勝連月再侵

齊皆自行而再告至春秋重為公危之季孫專魯陽虎專季氏内難將起如燎之火不可遏而身去社稷遠趨敵境一進無功遂至于再輕佻何如哉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齊伐我晉趙鞅士鞅荀寅救我未及境齊師去公進至衛地之瓦而會之魯君會外大夫非一此獨以會

師見而不言所以會非諱之也志公舉動之輕也一再侵齊翩然身往巳犯危地矣晉政下移三卿皆有無君之志何有於我公以千乘之尊越竟造其軍中不以禮會而以師會可不為之寒心乎凡此皆見聖人惓惓愛君之意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天下有伯則諸侯依伯而立天下無伯則列國人自為守及同舟之勢迫延燎之情危則相援相保以為安此鄭衛所以合盟于曲濮也晉失嗣伯之道齊摟鄭盟鹹叔衛盟沙於是趙鞅有鄭衛之侵魯二子亦為晉侵衛二國方急宜戍於晉而晉政多

門內難將作有不足恃者乃自相保聚為此盟自是晉盟會絶不講者二十餘年人心去晉不可以復收矣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陽虎將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是一說也陽虎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大廟以著季氏之罪取媚於國人又一說也然以陪臣專政肆為不道何暇於祈何待於取媚特以季孫家甲

之衆難於坐執因假先公之祀就拘於侍祠之時耳寶玉大弓皆祖廟之守藏每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令祀先公悉陳於庭虎既拘季孫遂并刼弓玉而去莫之敢校然則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雖二事實一事也夫去三桓則三家為虎有取國之寶器則魯亦虎囊槖中物少須殺季孫於蒲圃次第而圖之其志已暴白矣楚子問周鼎王莽取漢璽盜賊之謀大畧相似聖人目擊時事而畧日月且不及

季孫之執陽虎之竊是乃所謂危行言孫抑微其辭以存國體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說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騰録監生臣李光緒

騰録監生臣周模揚

騰録監生臣沈霽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說卷二十八　　宋　洪咨夔　撰

定公下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傳記寶玉大弓不同其為魯鎮器一耳有國者守是

世傳之鎮器而為盜有將何以保社稷事宗廟況前日竊之不見其主名今得之不知其自來是蕩無紀綱法制聽其自取信其自歸也陽虎初竊弓玉其志固將并三家以及魯蒲圃之殺不遂陽關之叛已迫知無益於用而歸之失者復得豈特喜鎮器之還危者復安蓋深幸國禍之定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僖公欲圖伯而與衛侯胥命于蒲景公欲圖嗣伯
而與衛侯次于五氏行非其道果何以濟哉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魯會其葬也秦静觀諸夏之紛擾僅以卒葬見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
谷

陽貨有從事失時之問而對以將仕前是夫子未嘗
仕于季氏專魯虎專季氏之時也虎既敗奔三家方

幸免于難定公得以用夫子夫子亦得以行乎季孫此如大病之餘凜凜然懼死之及飲食起居之節不得不惟醫之聽既愈則拒醫而死已矣魯自圍郕以來齊再伐我我亦再侵齊怨內事外禍難隨作迨夫子為司寇始贊其上一意安静和平之是務而降心下氣以與齊平內難既靖外爭又弭于是禮樂刑政凡所以經理其國者皆次第舉行國勢之立人心之定日異而月不同以此撻堅甲折遐衝有餘用矣夾

谷之會夫子攝相事兵萊人刑優施而齊侯歸田以謝過豈非有文事有武備之功哉知以謀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天下之達德備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天德也人力一毫不與焉齊前以鄆歸我陽虎居之及虎既敗遂挈鄆讙龜陰之田以奔齊以景公千駟之驕晏子

豚肩之吝田豈輕以歸我哉一敬足以勝百邪一誠足以制百偽觀感之下彼蓋不期其歸而自來歸也此與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同意然歸田之義方行歸樂之謀已動忠信不足而變詐有餘春秋所以人齊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善制變者靜觀羣動而察其幾幾微杪忽之間吾能

先見其所以然之故投袂而起發無不中矣公山弗擾以費叛墮費之幾也侯犯以郈叛墮郈之幾也是時夫子用於魯道化之行不疾而速齊人且章章歸疆而郈叛於國内何哉郈蓋叔孫氏之私邑也大夫專諸侯之國陪臣專大夫之家級夷庳圯相覲而惡理勢之所必至然使大夫不受陪臣之禍私邑未易墮公室未易疆也二家合力圍郈師再舉不能克夫子蓋已黙得可墮之幾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景公得晏子為之輔其志未嘗不欲伯也晚節不會召陵氣出盟主之上已而鄭叛晉則與鄭盟于鹹衛叛晉則與衛盟于沙至此遂合鄭衛為安甫之會且以歸田致郈結我為黄之盟尋又會宋于洮乘晉之替而摟諸侯謀非不善也而齊竟不復伯所以圖伯

者非其道也夫五伯假之亦必以義濟權然後可以長齊盟方昭公為季氏逐祈哀請命于齊者累歲使能興師問逐君之罪則與國莫不響應伯何難哉失此可伯之機乃始掇拾諸侯于磔裂涣散之中晏子之智末矣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

宋景公以欒溷之譖失欒大心以向魋之嬖失公子地而一弟二卿皆隨之而奔君不君也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叛于蕭欒大心自曹而至同其叛臣不臣也究觀本末公初無意于逐弟弟亦無意于去國特二卿强之而出故書暨其入蕭以叛則辰于怫鬱無聊之中倡為不軌二卿從之欒大心參焉故書及助寡而親戚叛窮乖而家人睽公之失道可知矣然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天理未嘗泯也式相好矣毋相猶矣人欲不可肆也而世之失同氣之驩者皆始于小嫌終成大隙使辰于廷地之小嫌能忍則出奔入叛大隙何自而成亦何至冒天下之大戒為萬世之大僇哉前連書出奔罪在公後特書及叛罪在辰佗彄地大心則從叛者也陳曹則助叛者也故為君臣父子兄弟皆不可不知春秋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忿起爭桑輿尸血刃憾弭灌瓜驩然猶舊人心惟危不能無血氣之爭危者平之春秋之所甚貴也然鄭人來渝平平非所以為平也宋人及楚人平平非其所宜平平也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平非出于本心不可強之平也惟彼此有厭亂之志內外無宿怨之情春融氷泮萬險皆夷則民之幸國之福也魯

與齊鄭逦年交侵非有大過特一念不自克耳夫子用于魯以一視同仁為心以皇建其極為政此彊彼界皆吾赤子何忍投之鋒鏑之下故所以謀吾國格吾君而行乎季孫者以平為先務雖降心下氣卑辭隆禮以及齊平又及鄭平叔還又如鄭涖前定之盟不敢憚也書及平不書公可見國人之心皆樂乎平矣易曰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是平以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自昔聖賢之為天下必有經綸之學經之而後綸之
非直致也明矣故處事有道立事有機成事有權機
至權應與時偕行縱横萬變不出乎道功滿一世而
人不知射隼高墉君子得可為之時揚于王庭小人
有難安之勢用此道也夫子為魯司寇仲由為季氏
宰聖賢共治莫盛于此時其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
之城固禮之大經也而轉移有機括施行有端緒必
非直致者蓋人之常情涉危然後思安履禍然後圖

福三家但知專國而不悟絜矩之非其道陪臣已專其家使非身受陪臣之害安肯為國墮其彊盛之邑迨陽虎欲去三桓而公山弗擾以費叛圉人既殺郈宰公若而侯犯以郈叛季孫叔孫身受其害而邑有可墮之機矣然欲墮雖動於其心而墮不出其手猶恐中阻或為後悔故聽叔孫帥師自墮郈季孫自與仲孫帥師自墮費搣齒于既搖則不駭碎甑于手墮則無怨聲氣不摇形迹俱泯而彊公室弱私家之勢

已立中庸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此也所謂四時錯行日月代明小德川流大徳敦化與天地同其大者此也若墮成則蓋有待焉非畏成之彊也公狃于兩邑之墮不思成未有變非可遽墮乃卒然躬帥師圍之公斂處父遂得以保障爲孟孫謀公之輕于舉動大抵如此故至以危之知至自圍成之危公則知墮成非夫子所急也昭昭矣明年攝相而魯大治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

百乘凡所以為世道之坊必將次第舉行天下不難治也成何足慮哉惜乎女樂至而膰肉輟一息有不可留者此道之將行將廢所以歸之命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築囿大蒐皆在夫子去魯之後中軍既舍季孫意如嘗大講比蒲昌間之蒐使斯民習知有私室而不知

有國故昭公之逐執氷以踞恬不為怪至此兩都旣
隳公親師師圍成成雖弗克民知有君矣故斯與叔
孟一再合兵簡習以收前日之柄而民非公有公不
復自將矣然則夫子用舍進退之畀實繫公私強弱
之分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
以叛

自昔國家禍亂莫非養而成激而動晉政下移六卿以賄為政始相忌繼相惡定公拱默于上聽其自為勝負是養亂也養亂如養癰需時而潰一旦趙鞅以私憾圍邯鄲殺午午黨荀寅士吉射伐趙氏鞅奔晉陽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奉公以伐荀寅吉射奔朝歌相繼據其邑以叛勢有所激也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征伐自諸侯出降而從大夫出則無道甚矣況家自有兵人自為政動干戈于邦内

而君不與聞叛狀已著其入晉陽朝歌以叛特平日無君之心所呈露爾春秋略曲直之辨而探其心皆不知有君于是槩蔽之以叛三卿叛上于數月之頃養成禍亂其責抑有歸矣

晉趙鞅歸于晉

皇極之世人無有淫朋無有比德朋比之俗成則天下無公是非惟視所與多寡強弱以為勝負內植黨以助邪謀外結援以張逆勢而國非其國矣晉三卿

相先後而叛以王法繩之皆不能逭于誅韓簡子魏襄子與荀范惡而黨于趙乃為趙鞅請而歸之討荀范則不遺餘力是同罪異罰也荀范挾齊魯衛鄭之助以抗其上終不能勝韓魏趙之强晉于是為三家分矣信乎人臣有黨非國家之福

薛弑其君比

衆國以弑非謂國人皆當誅也其君盡失國人之心而國人皆不知有君也有一仗大義以討賊則主名

見矣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人心皆有所明有所蔽則明者蝕而色之蔽為多閨門之情親衽席之愛密不自覺也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衛靈公雖無道而能保其國疑有知人之明者一為南子所蔽公叔戍欲去夫人之黨反以愬而逐未幾其子蒯聵亦以南子逐一歲之間奔者四五雖不能無取逐之端大略皆此故

也豔妻煽方處可不戒哉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以詐遇詐詐有時而窮以力遇力力有時而窮窮則我之施于人者人得以反諸我矣楚之詐力中國莫能制也而窮于吳吳之詐力楚人莫能當也而窮于

越越之敗吳即吳所以敗頓胡沈蔡陳許之術吳輕
剽而越深阻故越得以制其窮也况闔閭畜專諸以
屠僚用子胥以鞭郢處心忍矣而身死于兵亦天理
之窮必復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下之惡一也惡可容于魯則亦可容于晉惡可容
于晉則亦可容于列國有國者不可不思其反也昭

公見逐于彊臣晉實主之竟以客死及晉有叛臣牽
之會謀救范中行氏洮之會亦范氏故范獻子外交
列國而齊魯宋衛方仇晉故相率為其子謀猶晉主
逐君之季氏也然是時公制于三桓齊制于陳氏宋
之叛臣猶巢窟于蕭衛父子爭國禍亂將起乃助朝
歌之叛以不忠不義勸其臣獨不自為地乎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大宗伯脤膰以親兄弟之國諸侯助祭于天子天子

均福于諸侯交相為親也入春秋以來魯未嘗助周祭周亦未嘗賜魯胙一旦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命士歸俎實而惠術行焉公何修而得此吁蓋有由矣齊伯而賜胙秦彊而致胙希澗之禮初不徒施魯自用夫子為大司寇相禮夾谷齊人歸疆再明年而墮兩都又明年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塗綏來動和之效日異而月不同雖以女樂之歸而行餘風未泯夫子猶謂魯為可變故施異

禮以親之使夫子得卒攝相之業必將率諸侯駿奔于清廟而天子所以錫魯者亦將復周公魯公之盛矣惜乎色斯舉之速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君心惑于所嬖而父子天性之愛不能以相保豈特一衛靈為然南子通于宋朝蒯聵不堪婁豬艾豭之辱必有形于辭色者南子于是譖而逐之公孟彄蒯聵黨亦相繼出奔靈公惑

于所蔽而骨肉離此所以胎禍亂也子雖無去父之
道而行猶可免以待天性之復故蒯聵不失其為世
子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三家蒐而公臨之邾隱公就會公于比蒲以魯連講
大蒐之禮果為何事殆有意乎吞邾是以來而覘之
且示尊魯欲彌縫其闕也明年來朝又來奔喪再明

年而仲孫伐邾未幾季孫叔孫仲孫帥師同伐邾取
漷東沂西田邾事魯益勤魯圖邾益急書來會見邾
有疑懼之心

城莒父及霄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聖人以女樂去是自撤其金湯
也亟城何益哉是歲無冬非闕文也昭公見逐于彊
臣公立不以正無其始也夫子攝相國内大治而君
臣荒淫眡朝廢禮無其終也無始故不書正無終故

不書冬按洪氏以無冬為貶說本何休家鉉翁云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耶辨最明晰

原文

非是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晉其角進之窮也姤其角遇之窮也角為一體之尊而窮於上易猶危之況陰類戕之乎魯郊牛先卜而後在滌故所卜皆在郊禮五月之前季孫行父用事

鼷鼠食郊牛角牛死夫角之見食居上者已失其為

尊況舉體皆食非一處且至于死是大為小所吞也國命其能永乎成免牛不郊公君臣不悟改卜牛而夏郊可見不畏于天甚于成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春秋書滅國始于齊人滅譚終于楚子滅胡大抵皆不仁之為也而楚以封豕長蛇貪惏無厭之慾行之故所滅為尤多胡頓本楚之隷召陵之會始從晉胡又乘吳之入楚盡俘楚邑之近胡者固有取滅之道

而楚以期歲之閒連滅兩國其不仁爲何如春秋舉
楚以爵豈許其滅哉前滅頓者二大夫今滅胡楚子
自行甚之也豹勇于俘大國怯于死社稷何哉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莊宣成三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
下襄公薨于楚宮公薨于高寢路寢正也餘非正而
宮寢之制可推見于此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前乎昭公後乎哀公皆不堪彊臣之辱死于外公寄

命季氏之手十有五年垂首帖耳不敢一語異遂獲

甍于高寢而以禮葬此邾滕所以為公幸接武而來也夫奔喪會葬諸侯事天子之禮兩國以非禮施而魯安受之世衰道微陵僭非一春秋必謹書不敢畧者所以示萬世之防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慎終之禮臣子所當盡心有一不敬則死其君親矣宣公葬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穀梁氏謂喪不以制今葬千乘之君而無禦雨之備卜有

定日而至昜辰日昃方窆匆匆竣事季氏于慎終之禮不敬甚矣始不克葬末乃克葬幸其得葬也

辛巳葬定姒

姒氏定公妾哀公母嗣位未逾年未正夫人之位卒葬之禮皆略之故不書夫人小君公謚定姒氏亦謚定從夫也襄公妾母曰定姒今亦曰定姒葢不嫌與祖姑同謚矣

冬城漆

邾庶其以漆來奔有年矣今而城之將有事乎邾也
邾奔喪屬邇已動陵偪之謀季氏用心之險如此

春秋説卷二十九

宋 洪咨夔 撰

哀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公不堪季氏之偪而客死定公甘心季氏之陵而令終然則定勝乎曰昭躁定偷悻悻而死與厭厭而生其失君道一也公嗣定而立前有悻悻為躁之鑒後有厭厭為偷之懲宜思所以自拔者而偷不知懲

躁不知鑒始安渫辱而苟存終危陵偪而輕動寖微
寖滅之勢于是乎成矣夫子在定哀間非不知勢移
而運去其存幾何猶灼然以為可變脉未盡絶也方
去魯之衛季氏以冉有有功悔用聖人之不盡眷焉
思之于是自衛歸魯公能秉季氏之恩扳援以自輔
則真儒已試之效可立致乃納約自牖徒聞于問荅
之詳日中見沫莫著于施行之實田恒弑君沐浴請
討豈特為齊計正所以為魯計也而諉之三子公之

不足與有為決于此矣異時欲去三桓君臣多間奔衛適越與昭同科一傳而悼公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以知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即位雖得其正盍求所以保厥位者哉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驕逸者伐國之斧斤戒懼者興邦之藥石葛藟臲卼動悔有悔困所以能出困也吳入郢秦救之楚賴以僅存至舟師陵師連敗于吳楚大惕懼亡令尹子西

喜曰乃今可為矣于是乎遷郢于鄀改紀其政以定楚國越十年而滅頓滅胡以至圍蔡凡前日背我而他從乘約而肆侮無不酬者而楚之彊猶昔無敵國外患必亡獨狐臣孽子必達天以入郢警楚傷于懲羹之餘宜轉禍為福之易也是役合圍誠不恕然使彊于江汝之間而還蔡蓋降矣降而不取惟迫使遷何以不以待頓胡者待之蔡之叛楚蓋以予常一裘之憾激之使然追咎其所由來故力可以滅而不滅

也許復見又以著楚之能興滅繼絕按何休范甯皆以為許斯自復其國惟杜預以為楚復封許原文蓋從杜說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定公薨于夏五月定姒卒于秋七月兩大喪距今未期僭郊可寢也而不寢故鼷鼠食牛以示警食角之變成公為之廢郊而定公郊公不成之循而定之循初政已不畏于天其何以善後夫郊之用辛欲人君齋戒自新也凡辛卜上辛新而又新也成以辛丑郊

定以辛亥郊公以辛巳郊用辛而無以新其德欲上當天心難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晉世主夏盟泰狄之外無敢伐之者今齊衛以其國難方殷合師致伐伯統絶矣世變窮矣景公靈公身在禍亂之中不自知乃為叛臣范氏伐盟主之晉胡不反觀蕭墻之内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邾邇于魯事魯最謹而魯常有吞噬之志奔喪之轍未安伐邾之師已舉以仲孫獨出無功季孫叔孫又同帥師伐之不遺餘力曩嘗取邾田自漷水今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寸攘尺畧不盡不止也三卿同伐而二卿盟非季孫以田遜叔仲而廉于取也空國而出

慮或得以乘其後故先入且視邾子為掌握中物不必身要之盟而後為得也觀此可知季孫權謀出于叔仲之上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君臣父子之分明人極所恃以立也父有過子為之隱而不敢證幾諫而不敢犯况敢控短長角勝負攘

其所有以為已利乎蒯聵以南子之譖出奔靈公嘗欲立公子郢郢請改圖未嘗有命廢世子也靈公即世國人相與逆世子于宋而立之豈不名正言順顧乃立亡人之子輒輒幸于得國不思子無拒父之道而梟獍遞食遂興無窮之爭罪有歸矣蒯聵始奔于宋今納于戚皆繫之衛世子世子豈輒所得而廢哉衛君待子而為政曰必也正名乎曰求仁而得仁又誰怨觀此可以知夫子所以處之者矣晉趙鞅不誠

于拯亂解紛而為惠不終故其納止于戚不返于其
國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敗績
一戰而彼已皆以師師見兩惡之相遇也趙鞅與范
中行氏先後俱叛鞅以韓魏之助得歸舊惡固在也
何能禦鄭之助叛臣范中行叛于朝歌大惡不容貸
也而齊輸之粟鄭罕達送之棄君助臣自取敗績文

豈知義者之為乎春秋以送者禦者之罪惟鈞故特書之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按左氏哀元年蔡請遷于吳至是蔡遷于州來據此則是歸過于駟之不時遷當書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遷于州來不應遷在殺前也遷在殺前則是駟主遷州來之謀既遷悔其失計而殺之也蔡世事楚嘗

為楚滅而復封之昭侯不忍一朝之辱召吳師以入郢楚報柏舉之役力可以滅蔡而不滅又使疆于江汝之間雖曰迫之使從社稷僅存亦楚賜也是楚猶可依也今乃背世事之楚入暫合之吳其能終撫我乎此主遷之駟所以見殺也舉國以殺蓋當國者悔而殺之故駟得以官族見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晉納蒯聵于戚石曼姑挾齊圍之為輒故也君臣父

子綱常之首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此晉范中行氏入朝歌以叛而齊輸之粟棄君助臣也衞輒拒世子蒯聵之入而齊有戚之圍棄父助子也逆人倫背天理惟私意之快齊獨無君臣父子乎宜其有陳氏之禍也石曼姑非得齊不能圍戚故以齊主兵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何以知其為桓僖也親

盡廟當毀也何以知天意必於當毀未毀之廟而災之也三家張而公室微也三家皆出於桓而季氏得政於僖累世專國日以彊盛逐君置君皆出其手曾且寖微寖滅矣故地震示變為未足又表之於桓僖之宫也桓僖異宫火同時起初非延燒故不書及非為適等也二宫雖皆祖廟豈無尊卑之别乎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夫子用於魯一舉而齊人歸鄆讙龜陰之田再舉而費郈墮三舉而少正卯誅國內大治使非季孫無忮忌之心則晏嬰子西之所以拒人者將復見於魯公安得而用之夫子非行乎季孫雖有綏來動和之道亦安得而施之管仲九合之功歸之鮑叔聖人負帝王之學其得畧見毫髪以信萬世斯之力也女樂一至境變志改是亦中人之常情迨其將死乃嘆此國

幾興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且戒其子若相魯必召仲尼猶有貽厥孫謀之意惜乎康子不知以無違為孝隨隨公之魚之譖也人皆有是非之心緝之以天理則明明者廣蝕之以人慾則明明者昏悔縱情之無益知放心之當求則明明者還桓子動心忍性於陽虎之變故用聖人雖不克終死以遺後其明者還乎然則季氏自友以來凡五世世桓子其小異者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賞刑曰君威福惟辟順之則治易之則亂百世不與易也公子駟舉國以殺蓋當國者殺之公孫獵舉人以放則微而在下者相與共逐之非有朝廷之命也殺大夫不出於君放大夫又不出於朝無政日甚君何有焉自霜而冰明年盜殺昭侯由來漸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王蓄德伯蓄謀彊國蓄力火宿而愈明水瀦而愈深蓄之而不輕出其成必大何天之衢亨蓄之功也入

春秋以来晉見最晚主夏盟最久秦與晉相先後而見
征伐會同與諸侯接者無幾晉悼末年秦人伐晉救
鄭之後秦兵不出至此七十餘年雖甞一出救楚隨
即斂戢而晉楚兩國之離合勝負不知其幾紛紛籍
籍秦若罔聞知者惟君卒始以赴見蓄全力以觀天
下之變待諸侯之敝也十二國合而七七國并而秦
豈一日一人之蓄哉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
谿又曰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容

渙兮若氷之將釋秦蓋得之茲故於惠公之卒而有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弒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昭侯是其玄孫而與高祖同名非誤也無其祖也無其祖何能有國此所以為楚滅也昭侯遷州來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弒君者翩也書盜何哉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僕以一衰之吝楚人釋憾遂至喪國背楚遷吳君柄盡去殺大夫與放大夫皆非已出未幾見弒非上慢下暴之招乎故書盜以為萬世人君負乘致寇之戒翩惡隨討不待書而已著也辰姓霍皆弒君之黨故或遂或殺兩年之間公族大夫喪者五人葛藟何以為本根之庇乎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伯業興則御異域之權自我出伯政衰則與異域分其權伯統絶則折而從異域愈降愈下也晉主夏盟非一世攘異域以奬王室自城濮之戰始平公君臣偷安一旦以諸侯授楚廿出其下自是頽波不可復

挽今楚討諸國之叛既克夷虎乃謀北方而圍蠻蠻子赤奔晉陰地晉非惟不能存顧使士蔑設詐執以畀楚時有范中行之難慮楚人之乘其釁惟恐與之不速也溫之會晉人執曹伯歸之于京師以示有所尊執蠻子歸于楚非京師楚乎晉不知有周而待楚以京師之禮蠻何足討晉之伯業掃地矣人晉所以貶之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隂明也殷都于亳武王克紂班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魯不知以亡國為戒君弱臣彊凜凜乎社稷阽危之在朝夕故災見亳社以大警之公猶不之懼耶觀問社於宰我不為無懼特陵遲之勢已成委之無可奈何而已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此郭之所以亡公知有聖人不能用欲無亡得乎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穀梁氏不正其閏喪事不數也公羊氏喪以閏數喪

數略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再朞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凡喪之節應歲時之氣也三年之喪再期於再期之中以閏數則期不再矣是不能三年也列國喪娶喪會喪師不能通喪者皆是而獨於此託閏月以著喪期之縮禮壞不可盡紀因事以正之也故閏月不告所以正廢閏之失閏月會葬所以正用閏之非聖人之心天也天命流行初未嘗一息間斷聖

人出而為三綱五常之宗主豈以世衰道微而聽禮之自為不正哉此所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六年春城郱瑕

城漆而明年伐郱取其田城瑕而明年入郱虜其君其城以偪郱同而所以偪異漆者庶其來奔之邑我先得之而後城之瑕者郱邑我未之取而徑城之幷吞弱小大國數圻此固怙彊倚衆者之常未聞地非

我有而徑城者魯之彊梁益甚目中已無邾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盜國者必骨肉乖亂而後行其謀弑君者必肘腋盡去而後動於惡景公舍羣公子屬嬖妾之子荼於國惠子高昭子使立之荼既立矣陳乞偽事高國而交鬬於諸大夫使謀先發而高國奔高國既奔陽生入

而荼弒使高國不奔陽生未可入荼未可弒也荼不弒國不亂陳不可得齊也遂高國而荼弒齊國世亂而田氏有齊矣不畏强禦義形於色者殺而後君弒大抵然也二子受君之屬不能存其子又不能死可謂具臣矣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更事熟涉變深則血氣老而心志定定而後明生焉

性命之理得矣昭王知救陳必死而不已于行知雲變可移而不事於禜知河為疾祟而不越望以祭知前世爭國之禍以國遜羣公子而其子章立夫死生之際亦大矣志氣清明理趣昭徹不畏死而求生不徼福以起禍然則栢舉之役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不既多乎按左氏軫卒於城父不書不以行卒赴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齊之亂景公舍長立少實為之而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皆墮陳乞之術不自覺彼其欲立陽生而請立荼於君以為諼欲去高國而交鬬諸大夫以為僞欲盟大夫而稱受命鮑子以為誣欲弑孺子而言君舉不信羣臣以為激心梟獍而情鬼蜮其為術誠巧矣朱毛既與陽生殺荼野幕之下宜坐首惡而春秋乃以弑歸之乞雷霆從天而下平生隱慝人所不能知若天悉白之亂臣賊子雖欲逭大罪何所容其巧乎況

陽生立而陳乞隨弑荼陽生亦何所逃罪於天地之間其不稱公子猶齊小白入于齊天倫泯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說卷三十

宋 洪咨夔 撰

哀公下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吴于鄫

伯統既絶列國相刃相軋若蚊蝨蜂蠆紛拏而澒洞

未知所厎止也而魯之圖邾為尤亟吴夫差入越敗

齊之餘欲伯中國叔還首會之于柤來徵百牢明知棄禮過物不敢校甲屈甚矣屈于吳將求伸於邾也故會鄫未至而公入邾尊强虐小自謂計得而吳師不旋踵已迫于我齊亦取二邑所得毫芒所喪丘山康子之謀魯又出桓子下矣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康子以欲名盜此其大者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魯頻年伐邾公未嘗出今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以

謀之孟孫意異而公親伐公為康子役也邾不禦寇長驅深入處其公宮且以邾子益獻于亳社膚小不道前此安有是哉執當書以歸而書以來徵其辭以晦膚邾之迹也季氏得政五世師多親帥惟康子未嘗帥師蓋先是伐邾取田三卿皆出桓子以身在外慮人之乘其間是以先歸而二卿盟康子有見於此故常身守而公將非以柄歸之公也身處其安公履其危師雖從公而已實制之以尊主之名行卑君之

實以空國之慮為保家之計術愈巧謀愈深太宰嚭
謂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破其心矣季氏專國始
以得兵為重中以擅兵為彊末以遙制兵柄為安有
國者烏可不謹其微哉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兵法十則圍之宋之圍曹非將甲師少而人之方伐
又圍甚之也鄭救曹以帥師書急於拯難不嫌於動
大衆然亦非衆不能救也救則存不救則滅春秋所

以善鄭而惡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色與禽豈遽能亡人之國哉有所好樂則小人乘而投之曲木附曲木以類而進國斯相與共亡之矣曹背晉奸宋以致討前年伐去年圍伯陽宜知戒懼而與公孫彊習為田弋之荒宜其入而虜也傳謂宋滅曹經不書滅入人國都以其君歸不待書滅而罪已著如公入

邾以邾子益來邾亦何嘗滅哉

吴伐我

凡伐我皆書鄙疆埸被兵也吴伐我不書鄙兵薄國都也季康子專國以欲名盜入邾之役俘其君處其公宫師晝夜掠刻核太甚矣茅夷鴻道吴以復邾雖都邑受伐國如存綴隣邦環視無寸鏃尺兵之援一動之憯衆怒之犯也内勢方迫外援莫至景伯雖欲不為城下之盟得乎或以在廷諸臣無能以一言退

斂兵三十里而盟為魯憾曾不知是盟不在於失謀而在於失禮吳索百牢拱手而與禮不能秉盟何能却哉伐我一辭我之致寇吳之猾夏皆見焉春秋可謂微而顯

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有所慕而為善有所畏而不為惡常人之情也勢迫機危智窮力屈然後改圖以紓禍此豈其情也哉魯施無道於邾吳為邾討至為城下之盟齊與邾有甥

勇之好遂伐取二邑魯懼兩疆之合而念所以名寇者在益於是歸之于邾謂能知過自新不可也外迫之也春秋深幸其歸者邾子不歸魯雖不已歸邾子可以紓禍也邾未歸而齊取邑邾已歸而齊歸邑疑若為義不為利者然亦豈齊之情哉魯成於吳必將挾吳以臨齊急歸所取亦以紓禍也其後公連會吳伐齊雖得邑前憾猶未平歟是知歸邾子歸讙闡皆出於不得已故其辭同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即鹿無虞必吝觀我朶順必凶鄭罕達外求邑以處其嬖偏師輕舉圍宋雍丘宋皇瑗反從而圍之外圍合而裹兵出腹背夾攻全軍覆沒若取諸其懷之易

也書取于雍丘以見用兵之奇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人必有所懲艾有所戒懼有所愧恥而後能棄舊以圖新樂禍亂而縱細娱玩憂患而忘大辱則終於迷復凶而已魯師及門猶聞鍾聲益既以是為俘虜僥

倖返國宜知少悛而無道猶故卒失國出奔奔豈無
他國而甘心適獻亳社之魯不復知人間有愧恥事
矣大愚者終身不靈故其來其歸其奔皆足以著其
罪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怨不可長雠不可稔躬自厚而薄責人則兵可弭魯
施不恕於邾齊因取我二邑魯歸邾君齊亦以邑歸
我釋仇續好之機也魯不自反連年會吳伐齊挾南

蠻以撼諸夏驟親暱而長豺狼季康子之惡不可諱已況晉侵齊於陽生卒之後魯至公於葬悼公之前聞喪宜還而不還與晉伐喪之罪同也左氏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兩傳不言弒是卒與伐會非弒明矣吳人以譎為兵三日哭於軍門之外而舟師自海入齊假討弒以動人心而左氏信之也春秋坦然明白安有以弒為卒自為迂晦哉觀葬悼公則疑可決矣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吴救陳

救未有不善故善救無中外之閒陳即吴故楚子期伐陳吴延州來季子救陳謂二君不務德而力爭民

何罪乃還吴可謂義札可謂賢矣然既善吴救乃以號舉何哉中國無伯楚伐吴救自争一陳故舉號以抑勾吴之盛存中國之體坤上六嫌於無陽之意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吴伐我薄國都矣齊伐我又薄國都魯連年苑兵城築而寇來蕩無關防之固三家之心内離人莫與守故禦諸竟不能而次于雩門之外戰于郊勢良迫矣使非冉有倡其勇未必不再為城下之盟也孔門諸

子有用之學類如此伐我不著所及之地為國諱

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致寇者齊導寇者魯魯會葬齊悼之後齊既易世前

怨可釋國子乃帥師深入以伐我宜其名寇也吳方

驟勝魯連歲會之以伐齊雖不與艾陵之戰而為吳

鄉導其用心慘於戰矣春秋書會伐以著魯導寇之

罪書及戰以著齊致寇之罪吳以國舉抑可知矣書敗書獲又以著國子誤國之罪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仲虺頌成湯之盛德不過如此甚哉人欲之難克也是年陳轅頗方以貪出奔衛世叔齊又以淫出奔利急則義緩色盛則德衰故皆足敗其家亡其身君子可不戒諸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禹貢厥賦厥田各不等周禮九賦斂財賄大府以其入待用謂之財賄賦非出於田明矣魯既有諸賦今復使出於田是三農九穀之地亦斂其財賄以供内外百費之須也時城築無虛歲兵行無寧日彊吳來索百牢無厭之求無節之奉非復如事晉時所以國用日繁二猶不足變先王之法以厲民雖焚林竭澤不顧也且稅畝曰初作丘甲曰初田亦般始用賦不

曰初何哉稅畝丘甲之時猶以作俑有惕然不自安之意今直用之如積久已行之法恬不為異夫變法以厲民而安之不以為異周公之典具在亦末如之何也已此所以泯其初也雖然季氏富於周公而為之聚斂求也安得不任其責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魯迫於彊吳且欲倚之為重故不顧禮義而娶同姓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陳司敗譏夫子蓋以為君隱也

迨其卒夫子乃以喪小君之禮與弔豈故為是招君之過哉孟子伉儷昭公則嘗母其國嘗母其國烏可無一日之喪而藐然常人視之乎故不赴不祔則可季孫不絻則不可經而弔放經而拜聖人必有以權輕重之宜矣其曰孟子託言宋子之長若惠公元妃孟子云

公會吳于橐皐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況懷報人之志者其謀深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之後繼伐鄭者再鄭不切切與校靜以俟機會之來及向巢圍嵒踰年師老矣鄭達救之遂取宋師于嵒外圍合而裏兵出腹背夾攻全軍覆沒猶前日鄭師之在雍丘也我以此施彼以

此報孟子所謂非自殺之一間耳故春秋書取無異
辭以示作不順施不恕之戒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天道陽居大夏主歲功陰常積于空虚不用之處此
春秋尊中國卑外域之意也晉合諸大夫會吳于鍾
離而吳始通再合諸侯會吳于戚于柤而吳遂張但
知假吳以制楚不思吳亦一楚也柏舉之役闔閭五

戰入郢伐我之役夫差一舉盟城下艾陵之役又大敗齊師獲其五將日張之勢如暴漲稽天疾颶動地洶湧轟豗浩不可遏凡諸侯之事晉者悉轉而事吳晉方内離外叛不暇與校亦不能動吳之心黄池之會汲汲俛首以從之公往會焉天下大勢淪胥于荆蠻者七八扶植綱常為世砥柱聖人不得不任其責也是役吳主會既進吳稱子以見其强而以公會晉侯正所主於吳之上單平子以周卿士會而不書齊

衛滕薛莫敢不至而不序與楚屈建主會而冠以趙武且不序諸侯之大夫同吳楚雖彊無得奸吾中國之正而中外大分不以世變紛紜而遂移其有功於人極信不在禹抑洪水周公懲荆舒之下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黄池之會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吳莫彊焉會未告至而越已入吳乘其驕擣其虚也楚方

彊中國莫之制天以吳制之吳方彊中國莫之制天以越制之天之扶植中國何嘗不用其至而一時君臣上下但知倚天幸而不思所以當天心委天運而不求所以永天命拱手以諸夏之權襌楚又以襌吳且駸駸以襌越天獨柰之何哉春秋為扶天常立人極而作中外消長之故必謹其微而詳其變莊十年荆敗蔡之後方有楚安有所謂吳成七年入州來以後方有吳安有所謂越三者先後相乘盛衰相續皆

足以病中國而未嘗並見於一年今吳會黄池楚伐陳越入吳數月之間四國並立横行於中國荆蠻之強莫此為甚聖人憂患斯世之心宜何如哉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彗孛凡三見孛于北斗孛于大辰皆非小變也而孛于東方在衆星皆没大明將升之旦未有烈於此時也蝝蜚螟螽蠭午並起或自天而雨皆非小災也而十三月之間螽之為民害者三未有數於此時也變之烈災之數且見於一年春秋謹書之見憂患斯世之切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天下有道麟鳳至麟趾見於風雅之始獲麟見於春秋之終周家終始以仁治天下故仁獸以類至也周道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王者復起殆絕望於斯世一旦麟獲於大野之狩安知疇昔之所絕望者不有所可望於是二百四十二年撥亂反正之筆託之以終蓋自堯舜禹以來五百歲而湯作湯以來五百歲而文武作文武以來五百有餘歲宜有聖人出而續

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然亂不極治不興天下之亂極於哀而麟至麟為王者之瑞其果有王者作乎有王者作天下其有不治乎且天下未有伯之時王命尚行於諸侯吳楚亦未横於中國天下有伯而王室卑吳楚横追其無伯遂相繼擅夏盟楚張而吳起吳彊而越奮先後相乘未嘗並見惟哀十三年吳會黄池楚入陳於越入吳三雄角峙衆蠱叢聚夷夏大變至此而極況方旦而星孛畢月而頻螽天人之變亦至

此而極亂極思治方切切於憂世之心而麟出以著王者將興之符安得不為斯世幸為斯文慼耶在詩正風熄而變風作匪風思周下泉思治變風極矣而豳七月次之春秋以獲麟終即此意也雖然聖人之生達而在上所以福天下窮而在下所以福萬世夫子抱帝王之學四代禮樂百聖文獻使獲推行於天下則龍馬可出鳳凰可儀鸑鷟可鳴騶虞可應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天下將復見之奈何有其道無其位

吾為東周雖猶反手周公不夢竟成絶響不得已刪
詩定書繫易正禮樂以垂後世望将來而春秋著之
行事權衡王道柱石人極尤為Ꮎ切而明白蓋天所
以續堯舜禹湯文武不傳之統在此不在彼也吁麟
非一時之瑞乃萬世之瑞歟